



真情岁月

□ 林冬青（热能系燃4班）



20年一晃就过去了，虽不是惊天动地，但也充满戏剧性。可真写的时候，想到的多是同学旧情，零散无序，却是出自内心。

在清华，平时总要去的是学堂或是某教。但除了要准备考试，一般坐不上一会儿就要出去转转。有次正赶上礼堂放电影，干脆回去拿了书包，看了一晚的电影——记不清是和谁还是大田了。记得好像是连着的两个电影：《罗马假日》和《爱情故事》。当时看得痛快淋漓，直到现在，电影中的人物、情节、意境依然动人心弦。

那会儿学编程是件麻烦事，因为上机极为困难。至今还记得上“计算流体力学”时，老师讲到在国外大学可以调出书中所有软件时那种复杂的神情。一次，从吴胜波那里拿了个五寸那种“彩盘”，如获至宝。不过还是先拷了个小游戏，过了下瘾。想不到以后计算机发展迅猛，无处不在，自己不少工作也要用它搞模拟分析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！

另外一件有点负面的小事，还残留

在记忆里。刚入学时，碰巧在图书馆看到本系两位高班学长和管理员小姑娘发生争执。前因后果完全淡忘了，但想起这件事，还是忍不住要问：人一定非要这样气势汹汹、分出个子丑卯酉不可吗？自尊自强固然难能可贵，但也得给别人留些空间吧！还记得《文明与野蛮》这本书吗？要真正分清楚，并不是件容易事。几年前遭遇过一次暴风雪，遮天闭日，高速路上还结了冰，一个不小心车滑下路基陷在雪里。还好有辆车经过，司机帮我爬出雪堆，而且一直送我家。当时我真是感激不尽，而这位推销员只是说了句：“不客气，以后你也这样帮别人吧！”这个小经历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

毕业头几年一直在北京，和老同学过往密切。有次老侯盛邀去天津，几个人就在他新房里住了两天，搞得一塌糊涂。想起来，我也太过实诚了。就算老侯豪爽仗义，那毕竟是人家的新房，很不合适。唉！算了吧，谁让咱们是老同学呢！送海峰落户澳洲，感触良多，在机场还照了张像，可惜找不到了。只记得他的行李快超了一倍，赶紧找熟人才过的关。而现在大家都天各一方多年了。还有一次，忘了原委，一帮人去阿牛刚分的宿舍，也忘了他做的什么菜，大家意气风发、踌躇满志，真是年轻气盛。但年轻就是资本啊！说到菜，不能不想起那顿“最正宗的川菜”，那是阿汝在我家，一个人关起厨房门做的几个菜，蛮神秘的（实际是怕味呛我们）。我那时一点都不会做菜，自然是非常佩服。再加上听他讲在亚运村工作的轶事，更是吃得亦乐乎。

这些年在海外碰上同学，还真有他

乡遇故知的感觉。头一次去吉隆坡搞项目，看到一个人觉得面善，再去那里工作时，发现我们就住在一个小区里。一打听，他是首钢的贸易代表，清华汽4的，后来就经常聚在一起了。巧啊！去迈阿密工作时，在一家粤菜馆总能碰上个熟脸，有次忍不住一聊，原来他也是84的，还是学热能的，我们上的两个中学就隔一条街，但他是科大的。当年高考时，本来和科大招生的老师初步讲好要去他们热能系的，后来一念之差，守在了北京，也算有缘吧！再一聊，出国前他就在中科院热物理所工作，而我本来是要去那里读研的。这样一下子我们更是无话不谈了。想起来，也算奇遇了。难道世界真变小了？！

年过四十，已经要留意各项健康指标，再不能随便忽略年度体检了。虽然自我感觉不错，但在周围别人眼里，已明显属于“老”字辈。我一个多年的同学，有一阵在国内搞公司海外上市，呼风唤雨，但他只跟我讲过一件具体的事，还发了照片。那是他们在日本发生的一次车祸，很惨烈，生死只在一瞬间！想起来还要工作五十年，不论是为祖国、为外国，或是曲线救国，首要的是：身体第一，平安是福。而且我们也不再像上学时简简单单、孤身一人了。

1996年，小伟把我推荐给他的老师，我就这样到了美国。这以后多半时间是在北达科它州。去年12月这里下了很多雪，超过百年来冬天的任何一个月。皑皑白雪，悠悠蓝天，纯净得仿佛能把人带回以往的真情岁月……